

奉直大夫知騰越州事屠述濂修

雜志

災祥 雜記

五行志記災異以著事應然星變地震水旱



在一

州一邑凡失其常者皆異也異事異聞彙而記之為

雜志

災祥

唐南詔時越賧天馬生郊此其遠矣至明正統二年井內

有兵戈聲一月乃止可不謂異乎成化十四年夏學宮產

麥一穗三岐秋大水八月地震夫一年也而瑞麥而大水

與角每
有此異

而地震則祥瑞有不足信矣十六年春正月災
大饑正德二年饑六年地震七年八月地震辛未大震有
聲城堞官署民居傾壞死傷者甚眾然地震亦已人甚恐
多露宿黃坡有民居在山下一夕震移田中舉室無知屋
壁不壞嘉靖三年大饑五年饑八年饑九年秋大水十九
年秋大雨雹傷禾二十年饑二十一年竹多實二十二年
大水二十六年饑二十七年夏四月丙午大雨雹五月地
震三日秋大水二十九年秋大水三十一年饑三十二年
閏六月夜地震明日復震雨雹如雞卵三十七年大水三
十八年大雨雹害稼萬歷四年九月地震五年二月夜地

大震傾城拆屋傷人是年彗星見西南光芒燭天後緬寇
犯邊七年豺虎入近郊九年二月地震十一年秋白氣見
西方自乾向兌十二年慶雲見彗星又見是年饑十三年
地震大雨水冬地復震十四年二月地震三月大雨雹冬
十一月白虹貫日太白經天十五年饑七月地震十二
月復震陷城數十丈軍民廬舍皆仆十六年秋五色雲見
是年地震十七年九月北郊竟畝穀生三穗十九年秋地
震城圯數十丈軍民廬舍皆壞二十年大饑二十三年七
月五色雲見二十七年大水九月地震二十八年大水八
月大星隕於城東北三十一年大饑虎至近郊傷人九月

洪水橫流田禾盡壞山崩大洞居民楊家出紅虹在臥室
 二十六日復出白虹遠於村十月雨黑雪傷穀俗云下黑
 雪蓋驚怪之詞不意實有此異也三十六年十二月乙卯
 地震四十五年地大震有聲四十八年產牛二首四目四
 耳

雁 國朝順治十七年鴻雁來雲南舊無雁至是百十為羣皆西
 去古傳鴈不過衡山杜詩云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說

者以為記異今則交廣滇復鴈來極多矣凡數百年地氣
 一轉物亦隨之昔有而今無昔無而今有不足怪也十八

年為越大幾死者六千餘人康熙十九年庚申彗星見光

芒竟天數月乃滅十月又見長如匹練乾隆七年四月大

水二十九年地震三十一年城外七保官澤民家使婦年

五十生鬚是年太白星作作有芒三十二年雪山鳴經月

三十四年騰越大饑斗米銀一兩七錢三十五年秋歲大

有斗米銀三錢古者斗米數錢以錢文計也今日銀三錢

則准錢三四百矣猶稱歲大有乎蓋斗斛不同也三十六

年秋歲大有三十七年秋歲大有三十九年秋有騰食苗

菜白鷺盈千下啄之四十年李樹生瓜雜樹生青菜是冬

大雪大冰古傳李生黃瓜民皆無家然亦無異也五十年

地大震

雜記

明田汝成炎徼記聞叙猛密孟養事與他書異附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如蔓草樹以中官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欲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役舉朝皆以爲非謂王振專權逞忿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委晟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愚任法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王三原亦與文達畧同濫美文過爲家狀所蒙未知國史所傳竟何稽也其叙諸夷附論曰周初封箕子於朝鮮卽爲嘉域而淮徐之區擯爲外地秦伯端委以治吳猶不革祝髮文身之習秦開百粵而武帝以閩粵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閒空之地其時固蕪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土等矣武帝遣唐蒙通夜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列於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漸拂首西北而終西南焉知滇越之地不將有聲華文物如閩廣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細甸諸彝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唐西南徼外驃國驃王姓因沒長名摩羅惹其相名曰摩訶思那王出與以金繩斥遠則乘象嬪使數百人青甕爲園城周百六十里有十二門四隅作浮屠民皆居中鈿飾

爲瓦荔支爲材俗惡殺拜以手抱臂稽顙爲恭明天文表
佛法有百事琉璃爲甕錯以金銀丹彩紫鑛塗地覆以金
罽王居亦如之民七歲祝髮止寺至二十有不達其法者
復爲民衣用白氎朝霞以釵帛傷生不敢衣戴金花冠翠
冑絡以雜珠王宮懸金銀二鏡定至焚香擊之以占吉凶
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前自咎無枉桎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
疫王亦焚香跪象前自咎無枉桎有罪者束五竹捶背重
者五輕者三殺人則死土宜菽粟稻梁蔗大若脰無麻
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號登伽佗亦曰足彈陀無膏油以
當頂作高髻飾銀珠璣衣青紗裙披羅緞行持扇貴家者
傍至五六近城有沙山不毛地亦與波斯婆羅門接距西
舍利城二十日行西舍利者中天竺也南詔以兵強地接
常羈制之卽今緬甸故其地猶有騾甸之名也

彝亦有美俗一切借貸賒備通財期約諸事不知文字惟
以木刻爲符各執其半如約酬償毫髮無爽如有不平赴
酋長口訟以石子計其人之過酋長因而訓之使改不改
則死惡殺酋長侵伐則從以爲死乃分之當然有紀律所
過不犯一草閨門嚴婦入旣嫁婿有言其婦外窺者婦父
母親戚掘地縛而埋之以爲辱宗夫死不嫁自稱鬼妻種

藝紡績有織大布者機濶八尺口頌佛號乃織一梭婦人
 敬夫進食必叩頭至地人敬會長雖在暗室聞過必跪舉
 手加額兩會爭戰既久勝負未分有僧入陣止之遂罷戰
 而歸其自稱國號皆唐虞之舊是知封建之法薄四海內
 外皆有之也木刻相沿木夾之制唐徐雲虔使南詔授木
 夾遣還宋宣和間高泰運贈木夾書於邊將以求貢其製
 用兩漆板夾文書而刻字其上以為信今夷人交易用木
 刻各執一半符合為信即其遺意也

外夷有鷄卜法其法縛雄鷄於神前或向空祝之旋撲殺
 鷄取兩股骨洗盡以線束之用竹籤插其中再祝左骨為

儀教也右骨為人則所占事或占所指人心也兩骨上

有細數以細竹籤之針直多步任其自然直而正者多吉

反者多凶其法有十八變按漢武帝令越巫詞鬼用鷄卜

知此法相傳已久後有雷益州烏壘閉壘居集為精鷄卜

法並用細竹四十九枚代著草占算如神其由來舊矣

方言出之夷獠者實難曉其義如山川村落多用矣字者

打頸村哨棚之喧保甲謂之牛叢日甸日歌日臉皆沿蒙

段遺姓至水稱海子嶺稱坡子溝日龍江呼院日萬呼關

日官松炬日明子虹日水椿皆土俗方言也田四畝謂之
 一雙蓋西域語如卷之末芍也金王庭筠詩寺僧乞與山

卷之末
 卷之末
 卷之末
 卷之末
 卷之末

種類

下八法

前地招客先開四十雙滇西近天竺故其方言云爾唐書
南詔傳云五畝爲一雙則四十雙爲二百畝犁田每用二
牛三人佐之前者挽車中者扶犁後者服耕種以五月穫
以十月

西南諸夷種類至冬不可名紀然入端不過二種滇畧曰
在黑水外者曰僂在黑水內者曰爨爨有百種爨亦有七
十餘種爨性柔弱爨性剛悍爨耐濕好居旱爨耐燥好居
高爨以織紡嫁績爲業爨以生畜射獵爲業爨有會長法
令嚴與中土習等爨雖有頭目然與郡縣雜處習染詐僞
小則鼠竊狗偷大則爭鬪仇殺不可禁止。爨卽擺北人

呼爲擺故誤也其類有小伯夷大伯夷蒲人阿昌縹人古
喇哈喇結些遮些地羊鬼哈杜怒人野人等名風俗大同
小異近來內地皆有其人其地亦有漢人出入間有讀書
遊庠者。小伯夷熟夷也騰越西南環境皆是男婦服飾
稍近中華亦能漢語居村寨性馴謹耕食織衣無長幼禮
大伯夷在隴川以西男子剪髮文身婦人跣足染齒以色
布裹其首居喜近水男女皆袒浴於河婦人惟謹護兩乳
謂此非父母所生乃天地所賜不宜人見也男逸女勞紡
織負擔不輟。蒲人卽濮人聲之轉也散居山谷永昌以
西所在多有形貌粗黑男女皆束髮爲髻男以青布裹頭

腰繫線繩婦人以花布皆勤力耐勞苦事耕鋤所種苦蕎
綿花黑豆知漢語通貿易。阿昌一名娥昌耐寒畏暑喜
燥惡濕好居高山刀耕火種性嗜犬祭必用之占用竹三
十三根畧如筮法嗜酒背負不擔弗擇污穢今戶臘撒隴
川多此種。縹人古驃國種也婦女以白布裹頭衣短衫
露腹以紅藤纏之莎羅布爲裙兩接上短下長。哈喇男
女色黑如漆不知盥櫛男子以花布爲套衣婦人以紅黑
藤纏腰數十圍產子以竹爲兜負於背古喇畧同。羯些
以象牙爲大環從耳尖穿至頰以紅花布一丈許裹頭而
垂帶於後衣半身而袒其右肩。遮些縮髮爲髻男女
皆貝耳佩環性喜華彩衣僅蔽體戰鬪長以弓矢倚恃象
銃與緬同孟養一帶皆其種類。地羊鬼短髮黃睛性好
狡嗜利出沒不常或與人相讎能用器物行妖術易其肝
膈心管使爲木石不救則死或行蠱飲食中婦有所私者
他適輒藥之及期歸解以他藥過期則死今猛密尙有此
種。哈社稍類哈喇怒人頗類阿昌皆居山巔言語不通
畧似入羗而已茶山外有一種野人赤髮黃睛以樹皮爲
衣首戴骨圈插雉尾纏紅藤涉險如飛性喜殺前明有里
麻茶山兩長官司管束明季兩長官司爲野人所逐遁至
內地今其土司子孫有早姓者古勇烏索尙有其裔也以

上十則記種類

市肆嶺南謂之墟齊趙謂之集蜀謂之亥滇謂之街予以其日支名之如辰曰龍街戌曰狗街之類騰俗每五日一街村城不同日土司地方皆同。滇人一歲有十二市俗皆以市爲景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綿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夷俗每月戌日則祭祖於家萬物發生於辰而歸寂於戌日出於辰沒於戌理或有之亦釋氏則云戌日四獸不守地獄門亡魂得出此邪說也漢人祭祀則近服禮教入矣。元旦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長

貨

至除夕風俗與中土相類人家咸用赤豆作飯昔共工氏有不才子七人死而爲厲性畏赤豆故作羹以祛之其遺意也。滇中用貝今已漸少而近邊夷婦嘗蓄之以爲首飾俗曰肥其用以一枚爲一粧四粧爲一首四首爲一緝亦謂之苗五緝爲一卉卉卽索也一索值銀六釐而市小物可得數十種故夷民便之按金泉刀貝古所通用合用貝許氏說文曰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秦乃廢貝行泉漢書王莽時有大貝小貝之名謂之貨貝貨殖傳曰貝五種大貝牝貝公貝小貝不成貝滇之所用皆小貝不成貝耳秦變法時莊躄王滇未必奉行侵尋至南詔段高

夷字

夷字

猶仍用舊俗明時嘗盛行也。○獯夷字大約襲變字而為之漢時有納垢僞之後阿呵者為馬龍州人棄職隱山谷撰變字字如科斗二年始成字母十千八百四十有奇夷人號為書祖。○夷僞姓曰刀曰罕曰曩者居多聞明初平諸蠻以其反覆賜以刀曩斧砍四姓今砍作罕亦作衍斧姓無傳夷姓有茶只伽卡阿絞斐豈矣喇字等俱中國所無夷語謂天為法故其僞皆加法字稱內地官長曰法弄夷人有號為僕食者不論男女至老輒夜變異形若犬若猴若豕於人墳前拜之其屍即出為彼所食蓋出伯夷一

秋狐

青

魂中者越宿死死則百夷取其屍為醢鬼畏犬聞犬聲則遠遁不返殆謂是耶。○蒙山老嬰不死久則生尾食人食不認子女好山畏家徒走如獸土人謂之秋狐然亦不恆有元時羅武蠻羅縹百年厄弱子孫以氈裹送之深箐後生尾長一二寸不知所終吳志云今腊撤後山野人有生尾者余親見之以上七則記異俗

隴川有孔明寄箭山知武侯威容甚遠

陳用寶有檄逆羅弱之功有督同漆文昌築八關開屯

田之績獨於討猛延瑞一事延瑞乞降叅政李先著以石

延瑞論其妻父奉學自讀之肯撤兵竟劾其受賄縱賊論

陳用賓
陰禍

死漢志載黔撫郭子章妻人夢事雖屬荒唐亦足見殺降
誣人之不可活也後用寶竟死於鳳阿克叛逆索府印之
禍

越賊

越賊庫屎生越賊以陷牢取之每殺震雷暴雨作魏國統
云西南有犀三角衣行如炬照數百步或時脫角則藏於
深密處不令人見王者貴其異以為警能消除凶逆○越

越賊

賊馬越賊之西多薦草善產馬世稱越賊駿如羔歲中紐
莎際之飲以米濟七年可謂日馳數百里今不聞有是馬
也○異物志云象之為物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狴

唐雅

鼻為口役聖顏若尾則良水以言則跪素牙玉潔哉
所美服重致遠行如邱徙唐咸亨二年田澄國上表言河

琥珀

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
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追取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
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下有爪可拾針肉有十
二般惟鼻是本肉耳後有薄穴如鼓皮一刺即斃胸下有
小骨灰之酒服令人浮水出沒多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
云象孕五歲始生相傳鄧子龍破緬象陣以象聞酒香則
止不行埋酒於要隘伏用壯士持長刀刺其耳後薄穴象
即驚走○琥珀列仙傳云松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
化為琥珀元中記楓脂入地為琥珀韋應物詩會得老茯

卷十七 雜記 十一

芥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覲或言龍血入地
 為琥珀或言虎死時目光淪入地之所為故又名虎魄廣
 志哀牢懸有虎魄生地中其土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
 大者如斛削去外皮中成虎魄初如桃膠凝結成也今蠻
 莫對江猛拱地產此夷民皆鑿山而得與開礦無異夷人
 守之不易得琥珀以火珀血珀為上柳青次之金珀最下
 珀根有黑有白有雀腦有老鴉翎為朝珠有價值百金一
 盤者○紅藤戶腊撒間有之騰越本以藤州名紅籐取為
 杖不甚貴唐白樂天有紅籐杖詩○鐸鞘狀如殘月有孔
 房產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寶之月以血祭也

紅藤

鐸鞘

騰越

異牟尋會通使獻此吾君云余於隴川夷家見之○蘆子

出騰境最多蓋達有蘆子山張南園謂卽蒟醬吳志云其

說難信然張說不可易也蓋蒟蒻二物蒟蒻似天南星其

形可惡而根大倍於芋魁有似盆盎者以石灰水浸之治

如豆腐煮食俗名鬼廟一名廟頭蓋鬼者魁之譌蒟轉讀

為鳥又譌廟耳蒟者乃藤本緣樹而生子如桑葢熟時正

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黔滇人以合檳榔食俱不知

為醬耳○騰越多竹甲於中土竹譜曰棘竹亦曰駢竹深

叢為林根如樅節若束針亦曰筴竹城固是任箴筍既

堅鬚鬚則侵釋曰大者二尺圍肉甚厚實南中夷人破之

包

以為版枝節皆有刺種以為城卒不可攻今騰越地有刺
竹如譜所云又曰筋竹為矛稱利海表種仍其餘刃即其
杪生於日南則名為葉釋曰筋竹長二丈許圍及寸尚堅
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可為弩銃又曰筍與繇衙厥
體俱洪圍成累尺筍塞衙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釋曰交
州廣志云由衙竹亦有生於永昌郡為物叢生又曰竹之
堪杖莫尚於筍礫柯不凡狀若人工豈必蜀壤亦產於邛
一曰扶老名實相同釋曰筍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刻張騫
傳云於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邛杖終開越嶺越嶺古
身毒國也然今越嶺乃寧遠府豈身毒哉以上七段記異

禮斗演俗九月朔至九日最虔滇畧載明正德甲辰永昌
地震民居多覆死傷無算惟真武觀屹然不動禮斗人居
其下無一傷者

緬字免委餘編云甲戌余從典屬國所以旅葵全文合象
有九譯而書之巽蠻亦字形如斜斗阿呵所制也昔滇有
緬字生凡徼外貢夷至則召而譯其文有緬字館在布政
司東南為講習之所今已亡矣吳君云余在騰十載凡緬
人使至必用蒲葉刻劃緬文來投或用墨紙背之層入板
式用白粉和膠寫之形如蝌蚪用通事翻譯有不能通其

義者蓋緬字與擺夷字不同以識擺夷字之人翻緬字輕
重迥殊并以寫擺夷字之通事夷人用漢文令翻譯發於
緬音義俱不可曉不如寫漢文教之前緬夷孟偉孟令兩
通事送蘇爾相到騰余親問之云中國發檄檄緬緬中人
多不識其字是罷是緬點畫皆錯往往啟侮不如以漢文
檄之彼地有熟漢文者能通其說也前人緬字館之設意
深遠矣

瘴母每歲五六月中江中有物色如霜光如火聲如折木
破石觸之則死文選謂之鬼彈內典謂之禁水凡近江邊

言征緬者正以為不可俄俱被放又極言其不可不從師

果無功時雲南民多輸金銀近省戶口多詭稱逃亡其旬
寨表 老季秋則遣官帶兵往征之凡人馬芻糧往返道里

以萬計所差官皆重賂省臣得之其徵收金銀之數必
十加二折閱之數亦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

遣官齎銀還均撓雜銅上納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詣輸納其弊始幸觀此則差官至土司徵收滋擾之弊

斷不可行也元史諸王表封緬國王與高麗國王王謀安
南國王陳光昭益封緬之以王自號本自元封之也以上

二事記待夷之得失

俞保山西解州人萬歷初年保戍騰越妻王氏頗知書日將粒米作信香旦夕禱關帝前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香一踈淚流恨入蕭關終歲米給如許食保在伍一夜聞關帝呼曰汝婦虔誠汝欲歸否保伏地乞歸呼令揪馬馳行獵獵風聲已落乎山中天曉乃知爲解州城外抵家扣門王氏驚疑保道所以方出抱哭隨詣廟謝明日赴州言狀移文騰越查之保在伍僅一日而伍簿復有關聖免四字保軍途得免。晉寧自芒市謀寇騰越距州

菁離州城四十里舊志載昔有二獸出大如橐駝毛色碧綠獅首象蹄牛尾有齒無牙頂帶肉角見人則伏地而鳴土人誤殺其一暴露數日不腐臭父老云此獸見則有兵○郡志李犁頭順治十八年大兵進緬騰越斗米一兩高山寺下居民李犁頭者積穀一倉人以價買之不賣將待價之更高也一日他處皆微雨而獨高山寺下大雨雪久之天晴則山崩一大石正覆其屋倉廩俱圮穀無一顆存矣界頭民亦有積穀待價者失其名忽風拘其倉穀隨風飄去數十里顆粒無存噫積穀防饑可積穀待價乎記此二事可見天道之不遠矣○思正烏萬歷時蠻哈守備李

思焉

天常將之任道經橄欖坡有鳥夜鳴甚哀天常詢之士人云自思正死後卽有此三年矣天常祝之曰若果思正當爲爾復地復仇遂不鳴○夷地有孟告去猛密百里通寶井之後其地產大樹葉如車輪夷人取以覆屋以上七事記神道之感應

董搏霄陸運法

征緬糧運最難入緬之路跬步皆山徑亦錯出將軍明瑞出師用裹帶法每兵給以二月糧變馬爲牛運卽以征兵驅之兵力已疲二月糧盡運道不通皆因運於敵之言誤之也元史董搏霄傳有陸運糧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施之山徑更便○吳定字子德河南安陽人萬歷間巡撫雲南入滇三宣以蠻莫被寇紛紛告急乃便宜用鄧子龍於對簿間帥兵四出邊境安然○楊林有蘭隱君者爲茂字廷秀號止菴明洪武時人少有大志於學無所不曉鄉里稱爲小聖王驥征麓川茂授以方畧得成功若要麓川破船往山上過至今傳爲美談其指杉木籠乎○王驥征麓川時有陳儀者曾領前鋒三千名開南牙山斷賊走

吳定用鄧子龍於對簿應君

卷之十一 雜記

路時緬匿思任法驥檄緬使獻賊緬約重臣往取郭登願
行由蠻莫江入緬其酋卜刺浪來會頗驕登折之氣沮乃
叩頭請命登回緬令其目刺劄以思任在樓船來有嬖登
功者議留守沙壩刺劄至貢章不見登遲疑不獻驥謂蔣
貴曰此紿我過江絕我歸路也陳儀自許知天文以為熒
惑犯輿鬼可克驥乃密令蔣貴率師匝江而下太戰一晝
夜焚其舟數百刺劄竟持思任去貴子雄陣亡後楊寧遣
使赴緬許以孟養地卜刺浪乃函思任法首來獻也以上
四事記征夷之法

回回教其設教之祖曰馬哈麻死葬天方地墓頂常
日夜不熄後人遂遵其教也明史西域志載天方古筠冲
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其人皆向善俗禁酒有禮拜寺月
初生其國上下咸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寺分四方每方
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其堂以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內
用沉香大木為梁凡五堂左有司馬儀墓其國稱為聖人
塚土悉寶石圍墻則黃甘玉兩旁有諸祖師傳法之堂其
崇奉回教如此馬哈麻墓後有一井水清而甘泛海者必
汲以行遇颶風取水灑之即息又有默德那國回回祖國
也地近天方宣德時其酋長遣使偕天方使入貢相傳其
初國王莫罕德生而神靈盡臣服西域諸國尊為別諸

扶爾譯言天使也國中有經三十本凡三千六百餘段其書旁行兼篆草楷三體西洋諸國皆用之其教以事天爲主而無像每日西向虔拜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易常處隋開皇中其國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有回回推步法極精迄於今其人遍天下皆守教勿替俗重殺不食豬肉常以白布蒙頭去四方皆不易其俗騰越各練此教最多其中讀書入膠庠者自有儒生氣象此外并其立教本意而先亡之竊盜打降半出於中律例特嚴治之有以也滇多教門附記之

滇南多龍潭入夷地更甚焉

孔雀山龍問答經雖借

託言之然出孔雀地多龍潭亦一証也龍行雨朱子說最好不是龍口吐出只是龍行時伴有雨隨之也唐劉禹錫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龍亦有應龍夷龍之別梁四公記武帝時震澤洞庭山南有洞穴有甌越羅子春兄弟上書願入取寶武帝命誌公問之汝家制龍石在否答曰在取至誌公曰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音桐栢真人教楊羲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一片今應在帝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宏景得石兩片誌公云是矣據此則徵風召雨戎虜之龍非海王之龍

理固有之

隆慶末年臨川有伯夷夫婦入山伐竹剖其中有水水中
有生魚六六頭特歸烹食夫婦皆化爲虎殘害人畜不可
計百方阱捕俱不能得○州東南雷起潛之田土壤皆黑
土人謂之海菜如煤而實土取以伐薪其地掘卽墳起數
百年來茂取之不加深在奇其木煤乎

杜氏通典西南夷紅珠卽寶井之石也永昌張愈光有詩
云勞生害馬貢紅珠寶井紫樞若得泰元憐赤子
速移寶井到神都亦也李禮名鳳崗騰衝衛參

江南人復愈光作江有曲其詞云江草年年綠王孫

不得歸龍江青草長江上雨霏霏江雨霏霏江燕語桃花

萬片柳千縷折柳攀花魂欲消故國山川渺何許山川萬

里真渺茫彭蠡洞庭湖水長湖中年年芳草綠浴波對對

紫鴛鴦鴛鴦自是湖中鳥雙棲疊浪湖山小日日雙雙不

背飛王孫莫恨春光老春宵歸夢繞春城城內池塘綠草

生夢回好詞蒼龍闕光耀無論二鳥榮有初唐風味

華陽國志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今制

例貢有孔雀勝鎮中於秋後飭各關撫夷購之皆於關外

獵取孔雀所食金剛纂故有毒好事捕而蓄之亦能馴野

人間有得其卵者令雞翼之亦能拖出但羽毛不鮮耳○

猩猩明志出永昌郡昔野人山境之獸取其血染朱罽色
鮮不黠華陽國志同猩猩欲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
猩曰二升加之鞭箠則隨所加而得可至一斗勿如此未
肯頭輸其能言如此

飛標緬中馬兵慣用標鎗每馬帶數十根於左右能擊人
於數十步外中之輒傷又名梭標文選註築竹大如戟禮
實勁強交趾人以爲矛交緬兵器其相同耶緬中呼中國
箭括亦曰飛標標應作築漢時與夷盟曰漢犯夷罰黃龍
一雙夷犯漢罰清酒一壺古文苑云白虎之俗難安黃龍
之盟不定蓋夷賊行名嚴白虎者故云

此已
細攷

南詔奉聖樂唐正元中驃王雍羌聞南詔歸唐與牟尋遣
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所請獻也其樂章歌舞滇志
載之詳矣其曲有十二分十二驃一曰佛印驃云沒駝彌
國人及天竺歌以事王也二曰讚婆羅花驃云嚨莽第國
人以花爲衣服能淨其身也三曰白鷓驃云蒼都美其飛
止遂情也四曰白鶴游驃云蘇謾底哩謂翔則摩空行則
餘步也五曰鬪羊勝驃云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鬪海岸強
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六曰龍
首獨琴驃云彌思彌此一音而五音備象王一德而蕃爾
邦也七曰禪定驃云赤覽詩謂離俗寂靜也八曰甘蔗王

驃云邊思畧謂佛教民如蔗之甘皆悅其味也九曰孔雀
王驃云姚臺謂毛彩光華也十曰野鶴驃謂飛止必雙徒
侶必會也十一曰宴樂驃云隴聰網摩時康宴會嘉也十
二曰滌煩驃云扈那謂時滌煩督以此適情也驃國卽緬
夷諸部落地其十二驃名色頗近梵經乾隆三十七年
目得魯蘊曾遣其下孟矣等進關帶有樂人令其舞以
作勢令之唱類佛號但作細聲音頗悲真異方之樂也

唐書以南海爲濱海楊慎指濱海爲昆明之滇海非也按
唐書以濱海距羊苴咩城東北六千八百里今大理府
南詔羊苴咩城距東北距大理六千八百里安得以滇

驃國
尾野人
曾修志
志

當之乎蓋驃國卽緬甸南盡大海自阿瓦江頭暹羅浮海
而東可通閩粵也○明劉文徵曰唐書永昌南有茫天連
茫吐薺大賤茫昌茫鮓茫施皆樓居無城郭有金齒銀齒
漆齒三種以漆及縷金銀飾齒寢時則去之今茫市土司
大伯夷以榴皮及藥染齒使黑初無金銀縷飾及寢時脫
去之說永昌郡傳尾濮穿空以安其尾廣志濮有折腰豕
唇九州志哀牢渠卽耳至肩三寸南彝志鼻蠻在拓東以
徑寸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邊頤又有長髯棟鋒有皆妄証
不經今騰越盡境止有婦女穴耳寸許用銀筒貫其中爲
夷婦之飾男有文身者耳

宋蘇子瞻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買蠻布寫衣其紋織成梅聖愈春雪詩云朔風三日晴吹沙蛟龍捲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爛堆愁女媧天明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枯官轉官中才子承聖顏捧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百姓喜斗酒十千誰復慳子瞻以歐陽永叔尤知聖愈者因以遺之歐公家蓄畜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斷其聲清越如擊金石以此布爲琴囊二物歐公謂真余家世寶云

蠻烟瘴雨自昔稱之諸葛武侯表但云五月渡瀘深入不七並不言瘴大抵不毛之地山澤之氣不遍夏秋積雨敗葉枯枝塵積而毒蟲出沒水際飲之輒痛脹又雨後烈日當空蒸氣鬱勃間有結爲五色形者觸之多病楊慎所謂交頭瘴九十月間潞江乾溝一帶露下於草草交相結此其證也霜降前後日田穀方割稻管昌烟謂之穀槎瘴最利害騰越分水嶺入西南卽盛夏亦清涼入東北至潞江卽嚴冬亦炎熱過州城人土境黃菓樹塘下卽漸漸鬱蒸南于蓋隴卯五土司境無地無瘴惟戶撒腊撒氣候和平每隔一山一嶺卽日裘葛可更周髀經所謂南極左右冬有長青之草天生此種地方如此。邊地草木亦有異者斷腸草處處有之騾馬食之立斃其草實蟲而形似草又

有相思草一名合歡草又名低頭草見婦女至其草卽低頭取以饋夫夫輒爲婦所制又分水嶺有一把傘草竹芭舖有鍋產草以象形名之一把傘雖枯置之滾水熱酒中輒泛青色亭亭而立真不可解也

火把節卽星回節六月二十五日農民持炬照耀田間以祈年通省皆然其說有三一武侯征南於是日擒孟獲侵夜入城城中父老設庭燎以迎之一曼阿奴之妻阿南時阿奴爲漢將郭某所殺欲妻之阿南恐逼已給之曰妾欲從君君能從我三事乎曰從曰一須作幕次焚故夫二須焚故夫衣三須令國人偏知禮嫁明日如其言聚國人張

幕置火其下阿南抽刀出令火熾盛乃焚夫衣告曰妾忍以身事仇遂身躍火中以刀自斷時六月二十五日也國人哀之歲以是日焚炬聚會以弔之一鄧賈詔慈善開元中南詔於星回節召五部慈會慈善逆知其謀止夫無往夫不可乃作鑊劍約其臂而去旣而南詔果焚五詔佯以醉失火焚死各詔骸骨無從辨認獨慈善輿尸而去南詔聞其哲欲聚之慈善閉城自固發兵圍之三日食盡乃盛衣裝西向自縛於座竟以餓死臨卒曰吾往訴夫寃於上帝南詔聞之悔曰悞逼此貞節婦乃旌其城曰德源城三說均有所本今則農人卜豐年相率爲歡宴而已

南詔時獅子國征緬緬請救南詔遣其臣段宗榜將兵救
之得勝獲獅子國旗幟金鼓兵伏而還緬酬以金寶不取
取佛舍利至騰越聞其主詔卒楊苴顛篡立宗榜作書命
苴顛迎舍利於其拜斬之歸國立蒙世隆據此則近緬尚
有獅子國或其時已滅其種亡也然獅子國其古大秦國
也

魯梅魯家之梅也在城中西偏其梅甚古傳為千餘年物
李節相曾圖其形上之內府金松金氏庭中松也在南門
外其松盤折空際正覆庭心古幹虬枝數百年物也好事
者以肥魯梅贈太僕劉超損之從軍金川有札來云魯梅

金松時入甌 裘夢寐間其為文人之所賞鑑不忘如此損
之即文哲也

滄江志稱源 出雍望不知何地徐霞客遊記云源出狗頭
國水漲時曾有狗頭人順流而下滇志順寧江中浮來一
屍人身狗頭無尾有髮形軀雖小手足與人無異其事可
互證。朱提浮酒瓶唐太宗宴回紇於秘殿設此其瓶可
受百斛酒數千人飲之不能盡今緬中不聞有此

火把花一名酒弔條 山俱有葉如杏太生服無不立死
者乾之亦可壽人滇中以六月二十五日為火把節則采
此草束而燎之蓋欲絕其種類而蕃滋彌甚村民自盡則

晉志永
昌郡有
雍望縣
即雍望
也

賴頗見訟牘。畜蠱法聚蠱豸龜蛇等物彙入一大器皿中頃之強食弱併爲一物神能變化易稱皿蠱爲蠱如是畜蠱之家事之甚謹每於夜放蠱平明取之不但飲食器中能爲害卽畜蠱之人摩腹抱頭皆能作痛血瀉以禮物求其人則可作法解脫或以筭置前祝而撲之雞死而人立蘇所畜物夜放出如流星如赤虹喜咋小兒腦取蠱藏筒中錢帛豐盈莫知其來真奇孽也有犯案牘應窮治之

滇灘古勇之外前州本有茶山里麻兩長官司明史永樂

二年析孟養地建置茶山長官司頒給信符八年長官且貴遣人貢馬宣德五年以長官司奏通事毀勝熟夷情滇

灘當茶山瓦高之衝乞以勝爲巡檢司從之滇志有早獲

爲副司傳至早玉爲正長官司明季其副長官早大宸爲

野夷殺掠奔入內地惟正長官早鄧所部尙存今已莫能

通其路矣里麻之地東接茶山西北皆野人有整冬溫冬

二山部夷皆蛾昌蠻舊屬孟養明史永樂六年設以刀思

放爲長官司時思放爲招剛招剛者故西南蠻官名思放

籍其地來期遂有是命仍賜印章滇志萬歷中刀思放

早奔赴之明季刀思虎爲野人所掠棄其地與把事季

高奔赤石坪副長官亦被殺里麻亡

何能比
中國一
次縣

商劍兩壽曲在司京十里皆有信自大理來北坐他勝
為石後經兵燹此存其首土人祀之

景泰三年王纘以征麓州功陞官兼高昌太師夏元吉
賞費一時有限陞官後日無功麓州不過中國一大縣於
納幾何宜國用之日乏也

雲南騰越州志卷十二

奉直大夫知騰越州事廉修

記載上

章奏 考辨

諸志俱載有藝文然藝文志始於漢書列史相沿止
記書名耳今志稱藝文名不稱實分析前作與志相
關可考證者載之曰記載為上下卷

章奏

元陳天祥章一首

天祥字吉甫趙州定晉人祖忠博究經

史鄉黨尊師謚曰茂行先生兄天祐字

慶甫仕元謚忠定天祥躬耕讀書從游甚衆
號曰緱氏先生大德六年為江南行臺上章
論征西
南夷事

論征西南夷章

兵有不得已而巳者。亦有得巳而巳者。惟能得巳而巳。可使兵力永強。以備不得已而巳之用。是之謂善用兵者也。去歲行省左丞劉深遠征八百媳婦國。此乃得巳而巳之兵也。彼荒裔小邦在雲南之西南。又數千里。其地爲僻陋無用之地。人皆頑愚無知。取之不足以爲利。取不足以爲害。深欺上綱。下帥兵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恃其威力。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深旣不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勢蹙。倉皇退走。七兵隨擊。以致大敗。深棄衆奔逃。僅以身免。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之兵。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湖南湖北大起了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擔負。自巳糧食者。通計二十餘萬。正當農時。興此大役。驅愁苦之人。往救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爲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次一途之米。自此以後。又當何如。比問西征敗卒。及其將校。頗知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竹木叢茂。皆有長刺。軍行徑路。在於其間。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也。又其毒霧烟瘴之氣。皆能傷人。羣蠻旣知大軍將至。若皆清

野遠通阻其隘以老我師或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士卒機
 殺疾病死亡將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
 伐倭國占城陵趾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七
 一民之益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
 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
 期止深一人是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向為征西之
 軍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深入於骨髓皆欲得其肉
 而分食之人心既惡天意亦憐惟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
 早正深之罪速下明詔示彼一方以聖朝數十年撫養之
 恩乃諭曰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相續歸順之

使米
 船廠江
 而土此
 亦注設

日使其官民上下知未須遠勞王師與小醜爭一旦之勝
 負也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堯國緩戰而羗眾安事載經
 傳為萬世法為今之計宜駐兵近境使其水路遠近得通
 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寶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
 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矣民亦不擾而
 安根本外固邊陲以我之鎮靜禦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
 心留戎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
 之利也若謂業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慮其關繫之大詳
 審成敗算定而行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屯聚者
 皆烏合之眾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

卷一
 卷一
 卷一

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仇怨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以蹈深之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

按陳天祥當元初政績甚多其疏論慮世榮之好處伏誅可謂功在社稷矣此章上而不報遂謝病去年八十卒謚文忠前志芟節此疏太畧今從本傳鈔出特錄於記載之簡首而次以劉球之疏詹英之狀治安南夷者惕然讀而往復之也

此章雖上而不報遂謝病去年八十卒謚文忠前志芟節此疏太畧今從本傳鈔出特錄於記載之簡首而次以劉球之疏詹英之狀治安南夷者惕然讀而往復之也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官禮

不可下移振因陷以死後未土木之變一如球所言也景泰初贈學士諡忠愍

諫伐麓川疏

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於獯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即罷兵賜書通好至於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發素率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戮羣醜誅舍無係輕重璽書原其罪孽使得自新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

賊大舉欲屯十二萬衆於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不可驟馳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恐南方水旱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分擾爲憂臣竊謂宜緩天誅如周漢之於崇越也至於瓦剌終爲邊患雖其未卽擾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專南征卒然有警何以爲禦臣竊以爲宜慎防邊如周漢之於獯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惟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星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爲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於西北障塞當飭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

有備無患之道也

詹英狀一首

詹英貴州壽寧人正統間官河西敘諭剛直不畏權勢王驥三征麓川英劾之

陳言征麓川狀畧

嘗謂邊奔抗命實天討不容大將領兵當神明是務夫兵凶器也爲將者不能重其事惟求己之利益必其取勝而成功者難矣曩因麓川思任背逆天兵已嘗殄滅于思機又敢抗違朝命皇上命將出師往正其罪何期總督等官不體朝廷之心苟安貪利行李二三百損用去五六百聲勢喧闐沿途勞擾將帶紵絲絹疋密散富貴之家下網垂鈎狼貪漁取有司上官行李成隊好馬雙轡轉送別官加

明史王 驥傳云 會川衛 勅之奏 下法司 正振左 右之得 不問而 命英從 置自效 英知往 以漢罪 罪不夫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倍索取各處都司官弁潛將賄賂先行所獲者餘貪得無
 厭故違祖訓擅用閹刑以進為名盡留自用醜行遍揚於
 南詔名節大壞於邊方及至行軍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
 萬俱從一日起程路滑泥深難為士卒且如運糧一事又
 不設法轉輸每軍一名運米六斗奔走而來搬運催促不
 得少停如此之勞何以養銳有因自斃者死視之畧不經
 心嗟怨之聲盈於道路顧命用兵者豈當如是哉指以馱
 履坐派有司一千餘馬不知此馬何施坐轎臥轎山轎涼
 帳暖帳雨帳左右贊襄官吏百端呵承罷困下人無所控
 下已極或竟各不計其苦矣

明史作
 失都指
 探路豈
 羅亭等

沙江邊賊人進抗猛烈調令副總兵參將等官領兵攻
 不克賊用木石擗打將駱都指揮等官軍殺死俱將頂皮
 割去賊子肆頑不知何所却將來降魚戶誘繫解作生擒
 蓋因主將無謀致有此患損中國生靈貽邊彝笑計窮事
 拙只得班師已將地方今與木邦緬甸抗違之罪付之無
 可奈何抑文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故能成功今不
 知此慮欲希僥倖豈將兵者之所為哉竊詳靖遠伯王驥
 以布衣陞伯爵子孫世襲有官何乃忍此總兵官宮聚由
 先代勳爵累陞都督掛印總戎自合寢食不安以除邊患
 豈知此二人者同流合汙既無運籌帷幄之才又無克勝

破敵之智玩法怙終損兵失利原其情犯死有餘辜昔唐元宗時南詔有警御史李宓將兵十萬擊之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後范祖禹引管子之言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於深居九重豈知此情此弊臣不避勢要威權冒犯天顏乞將王顯官聚等官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先差密切廉幹之官前途盤問各官行李上解天怒下滿士心

按三襲附麗王振用兵西南一小夷騷動天下劉球言之遂遭其害詹英一外省校官耳痛切指陳過於劉球

前此也乎真以省上各職此狀而其文甚長比持請其畧耳讀此狀以見詞一小土司出數十萬兵騷擾地方

至於如此其罪不容誅耳吳志乃議祠之名宦何耶萬歷中劉鄧二公各將五千兵大破莽酋直抵阿瓦盡取三宣六慰之地功大何如所將共萬人耳天下之患莫不於出京兵而征外省兵次之以後證前知詹英語不虛也

吳宗堯奏記一首 宗堯騰越人有傳此首疑奏記於撫按

撫按會題莽噠喇事情兵部議准移咨節畧 吳宗堯會

修州志以此

莽噠喇僻在極西南海之濱近因侵擾孟養諸夷其

端自嘉靖初年猛密安撫司思真糾同猛養思倫殺擄
緬甸宣慰司莽紀歲以致積成讐怨嘉靖七年內官貢
取金符印信交貯永昌府庫後又因思真之裔思漢男
思糯自相戕害投奔洞吳遂致莽哇剌懷挾舊讐乘
猛密之亂將思漢次子思琢送與管領猛密地方莽翁
借此假途攻掠猛養迤西諸夷以快前忿又招其部夷
卓吉管食猛密所屬錫播地方後被思真婿別混殺擄
卓百時思琢報之莽翁復攻猛乃圍而掠去別混勢漸
猖獗以用木葉緬書招致隴川午崖南甸三宣撫司土
舍欲其往在在誇大言辭以脅眾夷原其履霜之漸
固出於猛密猛養自致其尤至其觸藩又因猛乃錫播
益張其焰是雖莽翁憑陵之謀久蓄其先世之忿而亦
諸夷內相吞噬自撤其桑土之防加以地界於荒遠之
徼而文告罕通兵脆於承平之虞而土司習怯遂使蠶
虜之聲驛騷遠郡張皇羽檄邊鄙戒嚴茲者緬翁傳聞
內地有備兼虞他夷襲彼巢穴遠遁洞吳故地迄今已
及數月邊圉寧謐實爲天威遠振德化綏懷故甲兵弗
試而兇夷自戢有如此也夫治戎以不治古有明訓今
緬酋旣已遠遁驅逐之師無容輕舉然守在四夷著之
經典無恃不來恃其有備垂之兵志况恍惚去來醜夷

之常態隄防戒備保國之令猶虜人雖遁隣邊諸境豈敢一日而忘備哉如蒙勅下該部議擬上請俯念徼外無知土夷貫其文法之始特寬旣往相讐之釁許其改過自新容臣等督行都部按三司守巡兵備各道守備等官申飭漢土官兵嚴加防禦仍嚴諭車里老撾木邦隴川千崖南甸等宣慰宣撫司土官土舍人等各整棚兵械固守邊疆如有私通結納并自相讐害致惹邊釁者該兵備道暨守備官卽時叅呈臣等如法提究以杜擾亂之階其莽酋如或再三玩侮侵犯內地卽時調集曉兵相機截殺使邊境肅清土夷安靜則在我有全勝

之畧而醜虜絕內窺之萌矣等因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楊博題稱緬酋莽噠喇始因讐害諸夷驛驛內地繼而畏威遠遁邊圉已寧乞要特寬旣往許其自新又申飭漢土官軍嚴加防禦各一節爲照馭夷之方固示以不治守邊之道尤當謹於未萌所據緬酋莽噠喇震疊之服雖云可諒狂悖之罪本不容誅若使輒爲解散漫然無備萬一別啟戎心關係匪輕雲南守臣具題前因夷情邊計俱已周悉臣等無容別議合候命下移咨巡撫總兵等官宣揚朝廷恩威務令緬酋益加悔悟各安生理毋得冥頑弗

率自取勦滅一面督行三司守巡兵備等官申飭漢土
官軍特加防禦無墮彼計一面傳諭老撾木邦隴川干
崖南甸土官土舍人等不許陽順陰逆交通結納自相
讐害如或違犯悉聽鎮巡官拏究重治等因

竊聞莽噠喇者本百夷中洞吳一小部落會長名瑞體嘉
靖三十三年之內因部南又有馬革一大部落號得稜子
地廣兵強善於使伏狼機火器彼酋長名排來者兄弟爭
國連年結讐釁戕傷過半莽噠喇探知其由計為和釋其
弟兄感之墮於其計中遂奉為會長讓居馬革稱為莽噠
喇云夫莽噠音喇者猶華言公道主也自後約束其衆因
而絕彼糧道且截其歸路使彼弟兄不相救援漸死於鋒

鏑遂盡有其土地由是東破郎長西滅密西里計取猛密

緬甸掩襲孟音猛養迤西攻打景邁整古脅服土宇土啞木

邦聽其征調去聲隴川視身往見于崖蓋達不為約束獨有

甸宣撫密邇乎騰境頗知向順未往從耳推其故蓋由莽
酋頗知用兵尤計善狡猾凡諸夷未服者先聲言攻取以
挾其來及既已來者又重加賞賚以快其欲隨更其酋長
兼享其地如有不服者又以敵攻敵而彼但尾其後損人
利己其性狼平聲狠全師沒於車里而愈兇長子死於鋒敵
而不悔如不能預為防守誠恐藩籬既撤寇近戶庭有如

前奏辭中所稱謂日引月長尋勞斧柯者矣撫按於議督
 率司道修備其器械措糧選將設險提備及嚴諭沿邊土
 司同心固保之一節是固善籌又如昔年會議委都司堂
 官有威望者可前至本衛督兵提守振揚武事或令近年
 永平守備攜帶其妻子移駐騰衝以堅其志常川操練多
 方設法大彰我國威又請守巡兵備各官道不時按臨本
 衛整飭邊防且精選熟識夷情通事數輩如三邊夜不收
 之類厚其賞餉賜恤其妻子使之深入探看莽酋動靜消
 息就中暗畫其山川險易形勢水陸道里遠近圖說孰為
 正道孰為奇出道孰為截路以爲長勝之策庶諸酋長聞
 風歛首遠遁之不暇矣不爾則騰以孤城萬里四面寡援
 焉能捍禦乎西南一帶之犬夷哉此係地方夷情故備述
 其始末幸加以深憂遠慮可也

按宗堯嘉靖二十二年舉人歷官馬湖延平同知告養
 歸此奏記蓋在嘉靖四十年間也當時地方士大夫肯
 獻言而當事亦爲之採錄後世不能矣

某巡按疏一首

安插思化疏

臣聞滇之所最苦者在兵而兵之所必用者以緬然中國
 何負於緬緬亦何憾於中國乃連歲驛騷以至今日遂蹂

此蓋巡按蘇柳之奏鄭昆崇村之摺也

化破細
甸因以
報級不
實陷李
材其人
可知矣

躡三宣震動騰永而志猶未已則以思化爲兵端也賴陛
下威靈撫鎮決策諸文武効力得驅遠歸巢版章如故六
詔生靈亦云幸甚然使思化之處治不當誠恐我之甲冑
未解而緬之象馬復來年復一年滇且坐做夫滇南大勢
譬之一家蒼洱以東則爲堂與騰永則爲門戶三宣蠻莫
則爲籓籬也所貴籓籬者謂其外禦盜寇內固門庭使爲
主人者得優游堂與以生聚子孫保有貨財斯協名實若
思化之爲籓籬則溺其職矣蓋緬中鮮鹽茶緙帛毛纓諸
物勢必取於中國往時曾遣人貿易道經蠻莫思化輒剽
殺之卽近邊雉獵亦掠之以爲俘故緬有深恨於思化欲
得而甘心焉又兼以報怨之思在從旁怨憑彼緬安得不
歲歲入乎是以起釁挑禍也及緬之入又不能當輒攜其
妻孥率其部落棄蠻莫而遁以仰哺於我且蠶食於三宣
諸彝緬亦隨其所在而追逐之在等練則入等練在隴川
則入隴川是引賊入戶也彼以窮來歸我又我之屬彝也
勢不得不給銀米以贍助之又不得不出兵力以庇翼之
旣戰而勝驅緬而歸我亦不無損况未必勝乎故數年以
來芻糧之耗費者以數十萬計士馬之亡失者以千百計
而小民之轉輸數里致一石驛遞之困苦數家供一差全
滇蕭條職誰之故是令主人不得安其堂與育其子孫保

其言蓋
士也

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宵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司顧時麟呈稱漢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落離心於三宣諸彝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洞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之小陸川等處卽以蠻哈等練爲官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依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畝不然或以其地給附近干崖諸彝旣藉其名以爲戍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然或空其地以爲榛莽使賊入無所掠而去無所戀靡不可者並築關堡開屯田諸策一卽近日撫臣會同奉欽依內事理者行則斷屬彝挑爨之路絕緬人構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款吾聽之往來貿易吾善遇之彼旣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効願誰復稱兵遲以數年而消兵減餉之說始可次第舉矣然或有爲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充墨食蠻莫其意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千里去阿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卽使爲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充墨之衆能有幾何烟瘴初收之時緬衆未來之際乘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蠻莫彼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讎且

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彝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罪有難以指數者。如先年竊殺緬彝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誤李材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誤鄧子龍罪二。搆怨思任，致思任憤而投緬罪三。劓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彝，害粟牛馬衆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讐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按緬甸傳載蠻莫會思化投緬副使李材遣人招之思化降。萬曆十九年春，應裏率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不前，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懼而退，追敗其衆。此奏蓋在陳用賓撫滇時，故有建關開屯田之語也。

國朝總督

阿毓二首

查訊邊務大概情形疏

奏爲臣等現抵永昌，查詢邊務大概情形，仰祈

聖鑒事。臣阿桂、臣李侍堯馳抵永昌，適貴州撫臣圖思德提臣常青亦先後趕到。面詢一切，查緬目得魯蘊自

上年十一月間投具緬稟，懇請納貢還人，通關貿易。十二月初八日，適自京遣回之孟突波一出口，卽命

持回檄諭。准命前來。本年正月。得魯蘊差孟幹、孟團、孟邦致送鎮州禮物。並稱蘇爾相等。已在阿瓦由天馬關送出。當遣孟幹等出口。傳令得魯蘊親來。正月二十三日。孟團轉回關內。具稟得魯蘊已抵老官屯。定期二月十五左右。送人進貢。二十五日。同稱管猛遣命出口。二月十四日。孟幹、孟團復進關。稟稱象隻未到。不能如期送進。現有節蓋四人在馬脖子等候。求差官到彼說話。當時孟幹、孟團等扣留。遣其跟役孟雅回諭。斷無差人。就彼說話之禮。速令節蓋到關。節經圖思德奏開在案。嗣於二月二十一日。孟雅來

稱節蓋不敢進口。仍請差官到彼。提臣飭命孟雅毋許入關。嚴催節蓋親來。三月初一日。孟幹再三懇求。寫緬字。差跟役碎美回赴老官屯。催信。三月初五日。緬目差孟令持有緬稟。同原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前來。譯出緬稟。有問及蠻暮木邦土司之語。當經鎮州給與回檄。遣孟令持回。三月十五日。旋拉機又差碎凍具稟。同通事寸博學進關。請遣回孟幹、孟團。當卽碎凍寸博學扣留。將其跟役遣回。傳諭節蓋。必須親自前來。迄今數日。尙無回信。此近日大概情形也。臣等查緬匪情性多疑。習俗狡詐。卽如

此次遣人遞稟。又自定期約。忽復輾轉支吾。不敢到關。而蘇爾相又送至馬勝子。並節次送出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學。皆係數年未肯送出之人。雖全係鬼域伎倆。亦頗露窘急情狀。除緬子孟幹等三人。恐邊境尚有備用之處。交與青等。暫留張鳳街外。先將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學。迎提研訊。俟訊出情形。恭摺奏聞。所有緬字原稟。並譯出稟詞。緬信。鎮州繳文。俱一併抄錄進呈。

籌辦邊務疏

奏為籌辦邊務緣由仰祈

睿鑒事竊照緬甸邊務經久未結。誠如

聖明所諭。終非完局。而辦理之法。不外招誘。征勦。兩策。招

誘既易。致居奇。征勦又碍於水土。兩策俱驟難得手。

本年春間。得魯蘊屢次遣人遞稟。懇請還人進貢。似

屬機事可成。迨臣阿桂奉命赴滇。會同臣李侍堯。蒞

辦此事。而賊匪又早已更變。更實出情理之外。臣等

現駐邊境。雖賊情詭譎。非常全無把握。但體察得魯

蘊初起情形。其欲送出蘇爾相等。似非全假。特被竊

黨阻撓。遂爾狐疑。首鼠迄今。尚無就緒。然屢將兵丁

通事遣送入關。又將蘇爾相送至馬勝子。縱拉機節。

蓋等。現在彼處未回。似有難於退回之勢。倘有機可乘。或致坐失。不但臣等赴澳受降。奉有明發諭旨。事難結局。且臣等皆身受主恩至深至厚。雖稍涉棘手。非至殫竭心力。輒諉於時勢。漫不悉意籌畫。此中實不能刻安。臣等愚見。此時賊匪正在遲迴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萬不可。而相機設法。隨宜辦理。自屬臣等必應竭盡之心。總以無妨國體不長賊志為主。密飭邊境員弁。妥協酌辦。倘仍不能得手。臣等再行

據實奏明。籲請

聖裁。指示遵辦。理合恭摺奏聞。伏祈

聖鑒。謹奏。

巡撫孫疏一首

攤徵公件銀兩以均糧賦疏

奏為請攤徵公件銀兩以均糧賦仰祈

聖鑒事。切照騰越州屯田項下年徵公件銀兩。於乾隆二年題明。每糧一石徵銀二錢八分六釐六毫。計屯糧二千五百八十二石六斗七升。共徵公件銀七百四十九兩一錢九分三釐。嗣於乾隆七年水冲案內。豁除屯糧二十三石七斗三升五合。免徵公件銀六兩八錢四釐。實徵銀七百三十三兩三錢八分九釐。既係

題定章程自應恪遵辦理乃查此項公件銀兩滇省歷係於騰衝龍川二驛年完站赤籽粒項下加徵銀二百五十二兩六錢八分一釐九毫其餘四百八十八兩七錢七釐一毫俱向軍戶按丁攤徵雖經乾隆二年題定而地方官因循舊習仍復相沿未改推原其故緣屯田一項係前明騰衝衛屯五軍之田其糧則重於民賦若將公件銀兩再爲加攤則額賦更增於情事益多未便是以仿照丁口通融徵解殊不思現行事例果有窒礙難行原不妨據實聲明奏請籌改乃部中成例既無如彼外省奉行又復如此一事兩岐

既非正體恐其間另滋弊竇部中何從查核更於吏治有關况滇省軍戶丁銀久蒙恩旨概予豁免所有各省條丁公耗悉係按糧徵納何獨於此項公件銀兩仍令按丁完納更違定例且賦從田出額有一定胥吏自無從因緣爲奸今既按丁攤徵又係州縣自爲變通辦理吏役卽得高下其手任情出入自未便少涉因循不爲亟請更正以杜弊端臣於藩司任內經騰越州知州吳楷稟請飭令徹底清查據該州逐一申覆由司道核議前來查軍戶丁口攤徵公件銀四百八十八兩七錢七釐一毫自乾隆二年以後將自

首墾復屯田按額抵補銀五十六兩三錢八分一釐
五毫尙按丁徵銀四百二十四兩三錢二分五釐六
毫查騰衝龍川二驛田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九畝零
係前明驛官站夫公產又籽粒田八千一百一十九
畝零係前明旗府私莊我朝定鼎以後均歸於民年
徵站赤籽粒共銀七百二十一兩九錢四分零歸入
民糧條編數內其站赤籽粒名目載入賦役全書尙
係沿習舊稱又每兩外徵銀三錢五分先已歸入公
件項下此外並無另徵米石額賦最輕伏思賦則必
難均平庶民力旣免偏枯民情亦無趨避今騰越州

驛田籽種粒田二項糧賦旣極輕減似當卽以該州

不應加派之丁銀計數攤入應請將應徵公件銀四

百二十四兩零在額田項下均勻攤算計連本田正

賦同原徵屯糧公件每畝合徵銀四分四釐零較之

該州民屯田糧每畝徵額仍屬有減無增於民情亦

極稱便如此辦理在國賦毫無增損而賦出於糧定

例亦昭畫一並可絕官吏藉端侵蝕之原杜外省擅

自通融之漸於吏治亦有裨益除另冊咨部核議外

臣謹會同督臣李

恭摺具奏是否有當伏祈

睿鑒謹奏按是摺經戶部議准內閣遵

其貨財也臣故曰溺其職矣頃當緬賊宵遁之後蠻莫收復之初帶管金騰兵備道僉司顧時麟呈稱漢土官兵見有萬二千人此其衆寡不啻倍蓰彼且結怨於緬失德於部落離心於三宣諸彝亦安敢有越厥志誠能陳以利害洞以兵威置之潞江或置之小隴川等處卽以蠻哈等練爲官堡無事荷鋤以耕有事則煉堡以守不煩開墾便是新畝不然或以其地給附近干崖諸彝既藉其名以爲戍無不樂受尤勝客兵又不然或空其地以爲榛莽使賊入無所掠而去無所戀靡不可者並築關堡開屯田諸策一如近日撫臣會同奉欽依內事理者行則斷屬彝挑

其言蠻土也

標之路絕緬人構兵之端樹天地自然之險省芻粟轉運之勞斯亦封疆之永利也此後如緬欲款吾聽之往來貿易吾善遇之彼旣知我之有備又將感我之不殺行當効願誰復稱兵遲以數年而消兵減餉之說始可次第舉矣然或有爲之說者曰緬賊之來蓋欲充墨食蠻莫其意不患在思化也蠻莫去擺古四五百里去阿瓦千五百里所謂鞭長不及馬腹卽使爲緬所據勢不得多留兵彼充墨之衆能有幾何烟瘴初收之時緬衆未來之際乘虛取之無異拉朽越千里置孤懸卽緬之計亦云左矣况蠻莫彼未必能得乎又有爲之說者曰吾處思化是爲緬復讎且

示之弱也。思化爲我屬，彝我得而易置之。况思化之罪有難以指數者。如先年竊殺緬彝數百，妄報首級三千，以誤李材罪一。近年稱爲鄧子龍左手，與之挑釁生事，掩敗冒功，以誤鄧子龍罪二。構怨思任，致思任憤而投緬罪三。剗削思華，使思華怒而降賊罪四。搶掠南甸諸彝，害粟牛馬衆，叛親離，強梁不道罪五。此其罪當不容誅，乃薄待以不死，別從安置，以行漢法耳。何緬警之爲復吾，且建關屯田，以制緬亦何弱之可示哉。

按緬甸傳載蠻莫會思化投緬副使李材遣人招之思化降萬歷十九年莽應裏寧兵圍蠻莫思化告急會天暑軍行不前神將萬國春夜馳至多設火炬爲疑兵緬懼而退追敗其衆此奏蓋在陳用賓撫滇時故有建關開屯田之語也

國朝總督

阿毓二首

查訊邊務大概情形疏

奏爲臣等現抵永昌查詢邊務大概情形仰祈

聖鑒事。臣阿桂、臣李侍堯馳抵永昌。適貴州撫臣圖思德

提臣常青亦先後趕到。面詢一切。查緬目得魯蘊自

上年十一月間投具緬稟，懇請納貢還人，通關貿易。

十二月初八日，適自京遣回之孟奕波一出口，卽命

持回檄諭。准命前來。本年正月。得魯蘊差孟幹、孟團、孟邦。致送鎮州禮物。並稱蘇爾相等。已在阿瓦。由天馬關送出。當遣孟幹等出口。傳令得魯蘊親來。正月二十三日。孟團轉回關內。具稟得魯蘊已抵老官屯。定期二月十五左右。送人進貢。二十五日。同稱管猛遣命出口。二月十四日。孟幹、孟團復進關。稟稱象隻未到。不能如期送進。現有節蓋四人在馬脖子等候。求差官到彼說話。當時孟幹、孟團等扣留。遣其跟役孟雅回諭。斷無差人就被說話之禮。速令節蓋到關。節經圖思德奏聞在案。嗣於二月二十一日。孟雅來稱節蓋不敢進口。仍請差官到彼。總抗臣飭命孟雅毋許入關。嚴催節蓋親來。三月初一日。孟幹再三懇求。寫緬字。差跟役碎美回赴老官屯。催信三月初五日。緬目差孟令持有緬稟。同原隨蘇爾相之兵丁蔡世雄、汪有才前來。譯出緬稟。有問及蠻暮木邦土司之語。當經鎮州給與回檄。遣孟令持回。三月十五日。旋拉機又差碎凍具稟。同通事寸博學進關。請遣回孟幹、孟團。當卽碎凍寸博學扣留。將其跟役遣回。傳諭節蓋必須親自前來。迄今數日。尙無回信。此近日大概情形也。臣等查緬匪情性多疑。習俗狡詐。卽如

此次遣人遞稟。又自定期約。忽復輾轉支吾。不敢到關。而蘇爾相又送至馬勝子。並節次送出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學。皆係數年未肯送出之人。雖全係鬼域伎倆。亦頗露窘急情狀。除緬子孟幹等三人。恐邊境尚有備用之處。交常等暫留張鳳街外。先將蔡世雄。汪有才。寸博學。迎提研訊。俟訊出情形。恭摺奏聞。所有緬字原稟。並譯出稟詞。緬信。鎮州繳文。俱一併抄錄進呈。

籌辦邊務疏

奏爲籌辦邊務緣由仰祈

睿鑒事竊照緬甸邊務經久未結。誠如

聖明所諭。終非完局。而辦理之法。不外招誘。征勦。兩策。招誘既易。致居奇。征勦又碍於水土。兩策俱驟難得手。本年春間。得魯蘊屢次遣人遞稟。願請還人進貢。似屬機事可成。迨臣阿桂奉命赴滇。會同臣李侍堯。蒞辦此事。而賊匪又早已更變。更實出情理之外。臣等現駐邊境。雖賊情詭譎。非常全無把握。但體察得魯蘊初起情形。其欲送出蘇爾相等。似非全假。特被竊黨阻撓。遂爾狐疑首鼠。迄今尙無就緒。然屢將兵丁通事遣送入關。又將蘇爾相送至馬勝子。縱拉機節。

蓋等、現在彼處未回。似有難於退回之勢。倘有機會。可乘。或致坐失。不但臣等赴滇受降。奉有明發。勅旨。事難結局。且臣等皆身受主恩。至深至厚。雖稍涉棘手。非至殫竭心力。輒諉於時勢。漫不悉意籌畫。此中實不能刻安。臣等愚見。此時賊匪正在遲迴觀望。若遷就招徠。固萬萬不可。而相機設法。隨宜辦理。自屬臣等必應竭盡之心。總以無妨國體。不長賊志。為示密飭邊境員弁。妥協酌辦。倘仍不能得手。臣等再行據實奏明。籲請

聖裁。指示遵辦。理合恭摺奏聞。伏祈

聖鑒。謹奏。

巡撫孫疏一首

攤徵公件銀兩以均糧賦疏

奏為請攤徵公件銀兩以均糧賦仰祈

聖鑒事。切照騰越州屯田項下年徵公件銀兩。於乾隆二

年題明。每糧一石徵銀二錢八分六釐六毫。計屯糧

二千五百八十二石六斗七升。共徵公件銀七百四

十兩一錢九分三釐。嗣於乾隆七年水冲案內。豁除

屯糧二十三石七斗三升五合。免徵公件銀六兩八

錢四釐。實徵銀七百三十三兩三錢八分九釐。既係

題定章程自應恪遵辦理乃查此項公件銀兩滇省歷係於騰衝龍川二驛年完站赤籽粒項下加徵銀二百五十二兩六錢八分一釐九毫其餘四百八十八兩七錢七釐一毫俱向軍戶按丁攤徵雖經乾隆二年題定而地方官因循舊習仍復相沿未改推原其故緣屯田一項係前明騰衝衛屯五軍之田其糧則重於民賦若將公件銀兩再爲加攤則額賦更增於情事益多未便是以仿照丁口通融徵解殊不思現行事例果有窒礙難行原不妨據實聲明奏請籌改乃部中成例既無相被外省奉行又復如此一事兩岐

既非正體恐其間另滋弊端審部中何從查核更於吏治有關況滇省軍戶丁銀久蒙恩旨概予豁免所有各省條丁公耗悉係按糧徵納何獨於此項公件銀兩仍令按丁完納更違定例且賦從田出額有一定胥吏自無從因緣爲奸今既按丁攤徵又係州縣自爲變通辦理吏役卽得高下其手任情出入自未便少涉因循不爲亟請更正以杜弊端臣於藩司任內經騰越州知州吳楷稟請飭令徹底清查據該州逐一申覆由司道核議前來查軍戶丁口攤徵公件銀四百八十八兩七錢七釐一毫自乾隆二年以後將自

首墾復屯田按額抵補銀五十六兩三錢八分一釐
五毫尙按丁徵銀四百二十四兩三錢二分五釐六
毫查騰衝龍川二驛田二萬三千二百六十九畝零
係前明驛官站夫公產又籽粒田八千一百一十九
畝零係前明鎮府私莊我朝定鼎以後均歸於民年
徵站赤籽粒共銀七百二十一兩九錢四分零歸入
民糧條編數內其站赤籽粒名目載入賦役全書尙
係沿習舊稱又每兩外徵銀三錢五分先已歸入公
件項下此外並無另徵米石額賦最輕伏思賦則必
績均平庶民力旣免偏枯民情亦無趨避今騰越州

驛田籽種粒田二項糧賦既輕減似當卽以該州

不應加派之丁銀計數攤入應請將應徵公件銀四
百二十四兩零在額田項下均勻攤算計連本田正
賦同原徵屯糧公件每畝合徵銀四分四釐零較之
該州民屯田糧每畝徵額仍屬有減無增於民情亦
極稱便如此辦理在國賦毫無增損而賦出於糧定
例亦昭畫一並可絕官吏藉端侵蝕之原杜外省擅
自通融之漸於吏治亦有裨益除另冊咨部核議外
臣謹會同督臣李 恭摺具奏是否有當伏祈

睿鑒謹奏按是摺經戶部議准內閣遵

旨議奏事內閣抄出雲南迤撫孫等

奏公件銀兩攤徵一摺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臣等伏查徵收錢糧原應遵照定例

按田計賦而報部文冊更須核實開造方為允當今

騰越州屯田項下年徵公件銀兩據該督撫查明歷

年俱係在於該州軍戶名下按丁攤徵開報文冊又

係隨糧徵解名實不符不可不亟為更正應如該督

撫所

奏將該州每年軍丁名下攤徵公件銀四百二十四兩

三錢二分五釐即在騰越等處驛田項下均勻攤徵

俾賦從田出始與定例相符而核之該州中則民田

每畝徵收條糧等項銀七分三釐成熟屯田每畝徵

銀一錢五分三釐今驛田項下計舊徵連新攤之數

每畝不過四分四釐零於額賦尚為輕減民間完納

自易不致有擾累之虞而該州辦理情形與報部文

冊均歸覈實矣謹

奏奉

旨依議欽此

考辨

明李元陽辨一首

元陽字仁甫大和人嘉靖丙戌進士歷官御史巡按知府里居四十餘年年九

十卒學者稱
中谿先生

黑水辨

下溪此
辨以公
瀾滄為
黑水此
亦未確
惟黃真
元張機
之言近
之

書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
 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源出某山流經
 某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湮涸或謂三危
 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彝之地此皆出於臆
 度不足為據愚之所據知有經文而已夫黑水之源固不
 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夫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
 今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由吐番西北來蓋與雍州相
 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瓠腰緬中內外皆彝其於梁
 州之境若不相屬唯瀾滄由西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
 郡縣之界至陵阨入海今水內皆為漢入水外即為彝緬
 則禹之所導於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足以當之孟津之
 會曰擊人濮人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之為黑
 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
 水西流入於洛故瀾滄江又名洛水言脉絡分明也元史
 至元二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陵阨並黑水跨雲南以
 致其國觀此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益章明矣若三危山
 即不在麗江亦當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

李元通物類水辨

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未矣大都爲傳論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地而禹貢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湮涸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隴之間正如三足旖然黑水之源正在旖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及不入南海諸葛亮箋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遣都實因水之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於前而明於後者今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水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董難考一首

董難字西羽大理人與楊升菴游居鳳伯山自號鳳伯山人永昌張含愈光爲之作歌稱其好學通貫蓋高士也

百濮考

狄誓庸蜀羌髻微瀘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彝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

漢人多有濮人以其等屬濮之濮也亦未嘗也

爾雅南至於濮鉛鄭語叔熊逃難於濮而蠻楚蚡冒始啟
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
栗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
口濮黑契濮周書王會篇濮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
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余按哀牢即今永昌濮人即
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麕尾末椎其髻且
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飾也木綿即板枝花
濮地多產之可以夾纊言其居產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
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為音如鸚鵡
然言其舌聲也黑契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
相近今謂之濮耳或以全濮之地其人百種概名百濮亦
甚謬矣濮契所居通典亦云以夾音按之濮字在契音亦
合一屋韻蒲字在契音亦合七虞韻契語稱其人為濮而
不稱為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為筒以注水謂之濮
竹如鄆筒之得名以此證之益彰彰矣今之論百濮者既
不得其地又不得其人又不得其音雖近濮地者尙爾情
然余因稽之載籍証以方音作百濮考

張機考一首機承北人

南金沙江源流考

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山西北吐蕃地即夏禹所導黑水

宋人見
小而謂
馬湖為
極遠耳

也雖與雲南小金沙江及瀾滄潞江皆發源吐蕃然大金
沙江之源較三江最荒遠且其源與三江源邈不相近其
下流亦十倍小金沙江及滄潞二江之外按禹貢華陽黑
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周文安辯疑錄云甘肅志甘
州之西十里有黑水流入居延海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
流遐遠莫窮所之是其源入雍州之西流入梁州之西南
其正西別流遶西極之外而無所據見地勢西北最高故
能經西而西南也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其
廣五里徑趨南海得非黑水源出張掖流入南海者乎一
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邦之正西三千餘里

麗江宣撫司之西北一千五百餘里愚觀黃河源近雲南
地則大金沙江源自番雍之地南入緬海論雍梁間水惟
此大耳此水為黑水無足辨矣朱子云天下有三大水曰
黃河曰長江曰綠鴨江此誤無怪也宋初斧畫雲南南渡
又偏安一隅朱子又從何知有此江之長廣於江何哉黃
真元又云考大金沙江瀾潞三水雖皆入南海大小遠近
迥不同瀾僅潞四分之一大金沙倍於瀾潞瀾潞所出地
名鹿石山在雍望俱可窮源上流亦狹大金沙江之源則
遠出番域上流已濶澄若重溟黝然深碧一秋漲滙江色
不變若比於楊子瀾滄一小溪卽詩語大金沙江之長廣

又可知矣其注云傍多松有琥珀自孟養地來孟養正北

金沙江之濱今浪滄不聞有琥珀大理志指瀾滄為黑水

亦不深考耳相傳大金沙江上源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

至孟養極北不聞有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

弱水不在舟筏土人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似如西

羌之域也今始畧其源惟自其經流支流入海可見若言

之水流至孟養陸阻地有二方水自西北來一名大居江

或云大車江一名嶺榔江二水至此合流又名大盈江今

騰越州人總甸內諸水亦曰大盈江殆竊侈其名也江流

至此彝人方名其為金沙江江中產銀玉黃金銅子今

石墨玉水晶間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舊志以琥珀絲

玉出在瀾滄江者謬矣昔年王靖遠蔣定西追麓川叛賊

思機發思卜發弟兄造船飛渡孟養及復與思祿盟誓江

乾石爛乃許其過江者皆此江也滇人相傳名大金沙江

若以別麗江北勝武定馬湖之小金沙江耳自此南流經

宦猛莫嗽莫即至猛掌有一江西來入大金沙江又南下

昔樸怕鮓猛莫猛外經蠻莫有一江源自騰越大盈經鎮

彝南甸干崖受展西茶山古勇諸水伏流南牙山麓出經

蠻莫入大金沙江江又經蠻法魯勒孟拱遮鰲官屯大莒

備山峽小莒蒲山峽課馬孟養怕崩山峽戶董鬼哭山受

處更可笑能一

諸地名到音同

長西今在志西

今老官

今老官

今老官

撒昔年緬人攻孟養以船運兵餉到曼撒為孟養所敗者
 此江也正統中蔣雄率兵追思機發為緬人所壓殺於江
 中亦此江也大約江自蠻莫以上山聳水陡正統中郭登
 自貢章順流不十日至緬甸者亦此江也下流經温板有
 一江源自騰越龍川江經界尾高黎共山隴川猛乃猛密
 所部莫勒江至太公城江頭城入於金沙江下流又經猛
 吉準古温板又名温板江温板又名流沙河皆金沙江也
 猛曼馬噠喇至江頭城江中有大山秀聳山有大寺又有
 一江源自猛辦洗母曼南來入大金沙江又經止即龍大
 馬車底馬撒嶺馬入南海其江至蠻莫以下地勢平衍濶
 可十五餘里舊志云五里者非也經南江益寬流益慢緬

人善舟文善泅水操魯楫者如涉平地至是江海之水滯
 為一色矣文選載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沙池脫履金沙
 云云金沙江亦名拔提河矣今再附考蒙化府志瀾滄江
 與漾濞江蒙人謂之大小二江合西洱河勝備河至順蒙
 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日出水光蕩射可觀不二十餘
 日至錦龍江即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漸漸至南海
 永昌府志潞江一名怒江水經注云瀘江楊慎云漏江今
 訛為潞江源出吐番流經芒市至木邦地名喳哩江又流
 經八百章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自木邦以下即可通舟

用起少志
楫昔年隴川多土寧潛往擺古見莽瑞體皆由此江順流
而下也舊傳潞江流至洪門車里沙磧浸散與近騰越志
以爲入大金沙江皆非是愚嘗謂三江皆可舟可航彝人
欲據險隱塞不使通行豈知天地設此三江正爲朝廷制
馭西南緬甸諸彝設當事者誠不可忽而不講求也吳曰
聖天子問緬甸諸彝久不朝貢之罪則此三江者固漢家
樓船下番禺出奇制粵之牂牁江也

徐宏祖紀一首

宏祖江陰人
見流寓傳

溯江紀源

江河爲南北二經流以其特達於海也而予邑正當大江

入海之衝邑以江名亦以江之勢至此而大且盡也左據
其地者望洋擊楫知其大不知其遠溯流窮源知其遠者
亦以爲發源岷山而已予幼考紀籍見大河自積石入中
國溯其源者前有博望之乘槎後有滄浪之佩金虎符其
言不一皆在崑崙之北計其地去岷山萬餘里何江
源短而河源長也豈河之大更倍於江乎道踰淮涉汴而
后賸河流若帶其涓不及江三之一豈江之大其所入之
水不及於河乎迨北歷三秦南及五嶺西出石門金沙而

后之中國入河之水爲省五

陝西山
西秦山
直隸

八江之水爲

省十一

西北自
州廣東
江。在
十二省
遺江

計其吐納江既倍於河其大以宜也按其發源河自

之北江亦自崑崙之南其遠亦同也按於北昔曰星宿海

佛經謂之北流經積石始東折入寧夏為河套又南出為

龍門大河而與渭合發於南者口牽牛石佛經謂之南流

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為金沙江又北出為叙州大

江與岷山之江合于按岷江經北至叙不及千里入沙

江經麗江雲南為衆至叙共二千餘里捨遠而宗近豈其

源獨異乎非也河源屢經考訂故始得其遠江源從無問

津故僅宗其近其實岷之入江與渭之入河皆中國之支

流而岷江為母河也

莫能辨之由雲南麗江者在雲南麗江者知其為金沙江

而不知下流之出叙為江源。雲南亦有二金沙江一南

流北轉即此江乃佛經所謂宛和河也一南流下海即王

靖遠征麓川細人侍以為險者乃佛經所謂信渡河也雲

南諸志俱不載其出入之異互相疑混尚不悉其是一是

一。分北分南又何由既不悉其孰遠孰近第見禹貢岷山

導江之文遂以江源歸之而不知禹之導乃其為害於中

國之始非其濫觴發源之始也導河自積石而河源不始

於積石導江自岷山而江源亦不出於岷山岷流入江而

未始為江源正如渭流入河而未始謂河源也不第此也

岷流之南又有大渡河西自吐番經黎雅與岷江合在全

以金沙為首不第此也宋儒謂中國三大龍而南龍之脈亦自岷山灑大江南岸而下東渡城陵湖口而抵金陵此亦不審大渡金沙之界斷其中也不第此也並不審城陵磯湖口縣為洞庭鄱陽二巨浸入江之口洞庭之西源自沅發於貴州之谷芒關南源自湘發於粵西之釜山龍廟鄱陽之南源自贛發於粵東之泃頭平遠東源自信豐發於閩之魚梁山浙之仙霞南嶺是南龍盤曲去江之南且三千里而謂南龍灑江乎不第此也不審龍脈所以不辨江源今詳三龍大勢北龍夾河之北南龍抱江之南而中龍中界之特短北龍亦應南向半支入中國

磅礪半宇內而其脉亦發於崑崙與金沙江相持南下經

石門麗江東金沙西瀾滄二水夾之環滇池之南田普定度貴三都黎

南界以趨五嶺龍遠江亦遠脉長源亦長此江之所以大

於河也不第此也南龍自五嶺東趨閩之魚梁南散為閩

省之鼓山東分為浙之天臺雁宕正脉北轉為小寧嶺關

度草平驛江浙界峙為浙嶺徽浙界黃山徽寧界而東抵叢山

關績溪建平界東分為天目武陵正脉北渡東壩而峙為句曲

於是迴龍西結金陵餘脉東趨余邑是余邑不特為大江

盡處亦南龍盡處也龍與江同發於崑崙同盡於余邑屹

於江海鎖關輪以奠金陵擁護留都千古不拔之基以此

豈若大河下流昔曲而北趨碣石今徙而南奪淮泗漫無
嶺鑰耶然則江之大於河者不第其源之共遠亦以其龍
之交會矣故不探江源不知其大於河不與河相提而論
不知其源之遠談經流者先南而次北可也

國朝史秉信辨一首

秉信鶴慶人

岡脊黑水辨

按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導黑水至於
三危入於南海凡三見漢古梁州域也昔辨黑水者如聚
訟或問余曰黑水地志出犍爲謬矣水經出張掖至燉煌
過三危入南海燉煌瓜州也實未嘗有此水跨越諸山入

南海武彝熊氏之說詳矣唐樊綽又指麗水爲黑水麗水
金沙江也金沙果黑水乎余曰金沙出吐蕃經麗江鶴慶
姚安武定入馬湖會岷江入東海此爲黑水所謂入於南
海何居或又曰程氏以麗水狹不足界二州西洱河與漢
葉榆澤相貫廣可二十里其流正趨南海西洱今大理海
也西洱果黑水乎余曰西洱源一發於鶴慶分水嶺一發
於浪穹罷谷此爲黑水所謂惟雍州者何居或又曰西遠
彝方有大金沙江發源崑崙崙西北吐蕃地廣五里產黃金
綠玉琥珀水晶其流正趨南海西南惟此水爲大張機管
有考然則大金沙爲黑水乎余曰洱水之西爲瀾滄再西

爲潞江又再西爲大金沙大金沙者長廣三倍於瀾路遠
出番域上流已濶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
變騰越黃真元言之甚悉第此水去梁荒遠此爲黑水所
謂華陽者何居所謂至於三危者又何居榆李仁甫黑水
辨以瀾滄江爲黑水云隴蜀滇三省鼎立隴西南斜長入
蜀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如三足旂
然黑水源正在旂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以山論麗雪山
與蜀松州諸山相接松去雍不遠計瀾滄之源富在雍之
西元張立道使陵趾由黑水入三崇山瀾滄經其麓地有
黑水祠仁甫考究不無據又大理志雲龍州有三崇山頂
列三峰高萬仞下還瀾滄卽古三危樊綽云三危臨時其
上玩禹貢至於二字皆水行而經歷之詞鄒氏指三危爲
燉煌程氏指爲宕昌去水經行之道遠則三崇爲三危之
說亦或可信如歷山有二崆峒有三豈三危必三苗之叙
者也諸說難盡非之但余鶴居滇上游金沙出左瀾滄居
右西洱滙前生斯長斯日遊於斯而不察可怪也考蔡註
云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黑水自雍西北直出梁西南
中國山勢岡脊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
水旣入於河漢岷山岡脊以西之水入於南海卽爲黑水
此說廣而有據何也鶴之山皆自西北來凡脊以東之水

皆歸東海金沙江是也脊以西之水皆歸南海瀾滄江是也則此中爲岡脊疇能易之如鶴走榆經山神哨舊名分水嶺草間湍出盡亂流耳北流者入漾工會金沙轉東海南流者合浪穹水滙爲西洱歸南海夫咫尺間分東南海之異於岡脊之說誠有昭合者人自不察耳如鶴距劍一脊耳脊西之水如清水江入劍湖由點蒼皆合洱水瀾滄歸南海清水江脊以東之水或流山谷爲瀾或滯山麓爲潭或入漾江合金沙歸東海由劍而遡之老君山水流之麗則歸金沙入東海流之蘭則入瀾滄歸南海無不然者又自耳西產眞孔道遙從南北指點之趙州禮社江定西

嶺赤水江雲南嶺溪諸水皆合瀾滄歸南海也賓川大河姚安蜻蛉河陽瓜大姚河合金沙歸東海者也鎮南水南入元江者爲馬龍江北入金沙者沙橋之水發源爲楚雄龍川江廣通之羅繩河則流黑井入金沙捨資河則出南安達元江迤西至武定之水發源爲捨資河入元江元謀應元溪祿觀普渡河又北入金沙矣羅次祿豐安寧易門三泊皆倚角於會城西南羅次之屋宿河出祿豐而南出元江安寧之水乃滇池末流北出富民入金沙三泊資利河北注滇池又有丁癸江南流矣易門之九渡河亦南入元江由此而昆陽晉寧歸化呈貢宜良及澂江府州縣

皆環會城而居南居東者昆陽渠濫川晉寧大堡河歸化之交七浦呈貢之洛龍河皆在滇池如澂江新興大溪河江川星雲湖澂江撫仙湖路南興寧溪陽宗明湖大衝河皆南入盤河與滇池了無涉矣至新興西北七十里習蒙山頂分晉寧界晉寧之大堡河皆發源於新興江川北疊翠山山半泉湧三派西流入滇池東南入撫仙星雲二湖與鶴分水嶺咫尺分東南海者無以異此間顧非岡脊而何謂大水既分小水亦必從之其間俱有如山神峭疊翠山者第能有起伏經折居其間者當目得之由澂江而北宜良之盤江大城江馬龍水發源爲曲靖之瀾湘江平彝之十里河皆入南海者也尋甸水發源爲東川府之牛棚江又水之入東海者也又霑益南爲交河入盤江霑益西東翁江入金沙又有南盤北盤二水分流各千餘里諸水分東南海者皆由源以窮之非遡流漫不知其源者也由是觀之所謂岡脊者西傾積石岷山脊之巔也鶴西嶺以及姚安楚雄武定昆明澂江曲靖尋甸之間脊之腰絡也由此而出黔蜀如地理書所稱南幹龍或發節生枝水之分咸有若是焉者乎故云岡脊之說有脗合者或曰信斯言脊以西之水皆黑水瀾滄也西洱也大金沙也皆黑水矣酈道元謂西洱葉榆積潰所成謂之黑水豈岡脊以西

皆榆子余曰脊以西雖不必皆榆然西南之山千霄翳地
隨刊未施時山木積漬成渠何必榆始黑也朱子云黑水
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不經中國知言哉山海西山經云崑
崙之邱西流於大杆軒轅之邱洶水出焉南漾注於黑水
所指皆西南是黑水實不入中國也或又曰顧野王輿地
志黑水由契道入江余曰契道烏蒙地也入南海者曰入
江可爲噴飯若夫遼東黑河趨東海肅州有黑水無跨河
越脊理若水名黑水卽北金沙入東海皆非禹貢之黑水
不足辨矣沿革有時而更江山千古不易山脊水源具在
使宋諸賢復生履滇鶴之域而指顧之必不易吾言也夫

邇諸葛元聲滇史亦舉岡脊一說謂不得於莽在甫草黑
水辨張機作大金沙江考時以大金沙岡脊之說一詰之

闕顧兆考一首

闕顧兆近海河西人
康縣癸卯舉人

黑水考

天下之大水有三曰黃河曰長江曰黑水其源出於西南
滙而入於東海分而入於北海者江與河是也其源出於
西北逆而入於南海者黑水是也從前論黑水穿鑿附會
諸家臆說蓋未嘗斷之經矣禹貢大書曰華陽黑水惟梁
州梁州卽今全蜀及滇地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又特
書曰西河黑水惟雍州雍州秦地接於蜀西據黑水雍梁

二州皆以黑水爲界按雲南梁州域也商周之世產里有貢越裳有貢武王渡孟津濮人會焉當是實滇爲百濮國卽南之車里八百緬甸又何嘗不在禹甸內乎經所謂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明矣九州輿圖黑水出雍州汾關山汾關在崑崙北周文安辨疑錄云肅州之西北有黑水東流荒遠莫窮辨之此與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流入南海其說有合葉榆李中谿乃以瀾滄江當黑水謂瀾滄之水由吐番西北來迤邐何東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陵止入海新都陽升菴亦主此說又有指潯江爲黑水者

紛紛無據不知瀾滄所出地名在鹿石山在雍望俱可源上流亦狹若黑水遠出汾關上流已濶澄若重溟黝然深碧夏秋漲溢江色不變自雍經梁獨來獨往瀾僅溢四分之一此水三倍於瀾潯李氏以瀾滄爲黑水吾未聞瀾滄盡界梁州之域况遠溯雍州耶雲南志載金沙江出西番流至緬甸徑趨南海非謂麗江入馬湖之金沙江蓋名爲大金沙江者意卽界雍梁二州入於南海之黑水也麗訛三危山在麗江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然經云至於三危三危而西之地臨時黑水其云至者或在黑水將入南海處方緬甸

江頭城望見江中有大山。山峰四塔極其秀聳。得非所謂
 三危乎。今自其雍梁之水流入南海可見者言之。瀾滄江
 受西洱河勝備河至順蒙交界處土人謂之羅擦聚不二
 十餘日至錦龍江卽水下流海客船多會易於此。潞江一
 名怒江水經注云瀾江流出永昌界經芒市至木邦地名
 渣哩江木邦以下卽可通舟楫矣。黑水南流經蠻莫受焉
 越界外大盈江土人名爲大金沙江自此處始。江至蠻莫
 以下地勢平行濶可十五里。正統中郭登自貢章順流不
 十日至緬甸者卽此江也。江中產綠玉黃金鈿子金精石
 黑玉水晶問出白玉濱江山下出琥珀江畔有寶井

以琥珀綠玉出瀾滄江何其謬耶。總而論之黑水由西北
 界雍梁入南海其源甚遠故其流獨大南至宣慰之鐵壁
 關江勢平濶金寶叢生則大金沙江之名所從來也。潞江
 流出永昌至木邦爲渣哩江在大金沙江之東瀾滄江流
 出蒙順界至姚關爲錦龍江又在潞江之東夫瀾滄之水
 源雖出於吐蕃距滇不過十餘日其滌迴大理蒙化順寧
 永昌而入南海僅界梁州之西南不能遠界雍州也。明
 說者以瀾滄當黑水謂瀾滄爲梁州西南境內入南海
 水則可謂萬貢雍梁之黑水則不可故論黑水者莫若以
 經爲斷經之黑水一也。惟雍惟梁同此水也區區執滇以

求黑水豈非狹視宇宙之山川而不知廣所見聞哉試以
山驗之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來積石西傾岷山
岡脊以東之水既入於河漢其岡脊以西之水卽爲黑水
而入於南海大經大緯燦若日星張機南金沙江源流考
謂潞江瀾滄江大金沙江至宣慰地面皆可舟可航異日
間交緬不貢之罪則此三江者故漢家樓船下番禺出奇
制粵之辨河江也偉哉斯論吾得取而並識焉

吳

稽考辨二首

本州
拔

先農壇考

祀先農於春至百穀告登則舉大蠟之禮以祀先嗇於冬
今春藉天下通行而冬蠟缺如蓋定制所頒舉春以該冬
也八蠟一曰先嗇二曰嗇三曰農四曰郵表畷五曰貓虎
六曰防七曰水庸八曰昆蟲說者謂先嗇神農也嗇后稷
也農古之田畷有功於民者也郵表畷郵亭之舍田畷居
之以督耕者也貓虎貓食田鼠虎食田豕皆有功於稼者
也防與水庸防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溝也以受水
亦以洩水皆農事之所宜修也昆蟲螟蝗之屬害稼者也
蠟之祭凡八罔不爲農而均以先嗇爲主鄂相國正先農
之神爲炎帝神農氏位居中而配以周后稷契居右皆南

向田峻以下依八蠟名號皆東西向彷彿於兩廡之配食其說甚正壇之後築室三楹爲神庫祭日升其位於壇祭畢則歸諸神庫彷彿於宗廟寢室之制所謂禮以義起合春冬而彙於一事也余尋釋其說購石鐫之俾後之君子知所考証用以妥神靈而降嘉祥其道未嘗不由乎此也壇在

景帝非正祀辨

來鳳山漢景帝廟相傳王靖遠征麓川時於大理昇置軍中隨行至騰越來鳳山麓不復前因即於此山立廟祀之其說甚怪騰俗信神鬼生男女必以斗酒隻雞爲禱若泰山神之寄名者更荒誕莫能窮詰余治騰陽凡有闕祀典者皆爲修正崇祀而名山遊覽之所雖出於浮屠老子之所爲亦姑仍其舊勿之禁獨於此山景帝之稱求其說而不得也考漢昭烈曾奉漢景帝木主於彝陵至今有廟不應祀於滇南詔野史指爲金馬碧雞神其言不經明張南園爲永昌博雅君子續錄載紅廟事甚悉其稱蒙世隆在

唐時屢寇邊唐妻以公主後高駢敗之憤恨疽發背死偽
謚景莊帝考蒙詔僭號大理與相傳大理昇至騰越之說
頗合然則景帝之稱卽爲蒙世隆之偽謚而自唐迄今千
有餘年自大理移置於此又三百餘年而民俗之奔走趨
事莫識由來甚至男女託名字下恬不爲怪亦可見騰俗
之好淫祀幾至數典而忘其祖也昔狄仁傑治江南焚吳
楚淫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泰柏季子伍員四祠風
俗大變余因考景帝僞謚之出於蒙詔夷狄之俗明王靖
遠一時神道設教貽誤到今傳之幾三百餘年余幸得南
國續錄一考正之信可以折愚蒙百世之惑曉然於明有
禮樂幽有鬼神之不可妄干而斯民之日用飲食徧爲爾
德者正在彼不在此也因爲辨正入之志使後之覽者有
所考焉